

影像青少版

BAI NIAN MU DAO

百年牧道

许廷旺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跌宕起伏的游牧转场 涤荡心灵的草地生活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BAI NIAN MU DAO

百年牧道

许廷旺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百年牧道：影像青少版 / 许廷旺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514-1152-3

I. ①百…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8976 号

百年牧道（影像青少版）

许廷旺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152-3

定价：34.00 元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茫茫牧道

1. 转场仪式	2
2. 祭祀	8
3. 虔诚	13
4. 百里瀚海	18
5. 暴雨	26
6. 王者	32
7. 狼谷	46

8. 夜晚	55
9. 百年牧道	61
10. 高速路	71
11. 嘎拉德	76
12. 相助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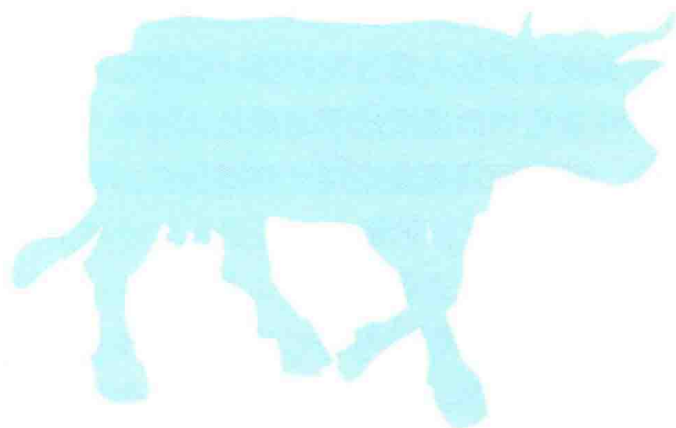
中篇 夏季营地生活

13. 淖尔	90
14. 帐篷学校	97



15. 救助水鸟	102	27. 拯救	177
16. 游客	110	下篇 艰难归程	
17. 越来越多的游客	116	28. 暴风雪	184
18. 大胡子	123	29. 老牛阿古拉	191
19. 木其	130	30. 乌妮	198
20. 厮杀	137	31. 额木格	208
21. 较量	145	32. 火光	222
22. 洪水	151	33. 天葬	229
23. 镜子来了	156	34. 雪路	235
24. 盯上黄羊	159	35. 启程	241
25. 疯狂围捕	164	36. 相处	247
26. 镜子	170	37. 艰难归程	257





上篇 茫茫牧道

说到转场仪式，德班痛苦地摇了摇头，事情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转场仪式不只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牛羊成群，草地人平平安安……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轮换草场，牧草得以生息。那是草地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牲畜的爱护。

1. 转场仪式

院墙上搭着两张血淋淋的羊皮。

灼热的阳光令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重的血腥味。

这丝毫不影响院子里众人高涨的热情，觥筹交错。因喝了太多的酒，一张张原本绛紫色的面庞变成了紫黑色。每个人体内仿佛有一团火，炙烤着神经，致使面目有些走样：双眼猩红，眼珠惨白，额头青筋暴起，硕大的喉头频繁地上下滑动。

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边歌边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过于臃肿的身子竟然跳出如此优美的舞蹈。

一个小伙子拉起马头琴。琴声铿锵有力，悠远绵长。小伙子沉浸其中，全身颤动着，一头自然弯曲、漆黑如墨的头发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摆动。





众人的热情再度被点燃了，洪亮的歌声、吼声响彻牧点。

院子的主人——嘎拉德，脸上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神情。他的目光扫过众人，随后转向院外长长的土路。土路上空空的。

这是嘎拉德举行的春天转场仪式：牲畜由牧点转场到夏季营地。在那里生活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到了秋季，人与牲畜再返回到牧点。

并非每个牧民都举办转场仪式，只有像嘎拉德般家境殷实，或是受人尊敬的牧民，才有能力举办转场仪式。

嘎拉德举办的转场仪式因少了德高望重的德班老人而黯然失色。

嘎拉德从记事起就清楚记得，每年定居点的春季转场仪式都是由德班举办的。

德班有着丰富的放牧经验，每年都能寻找到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场。经过一个夏季，牲畜膘肥体壮，牛羊成群。另外，德班还有一项特殊的本领，据说他的骨头缝之间都能感觉到牧草生长的声音。每次听到这声音，德班就带领着定居点的牧民开始转场了。

嘎拉德对这不屑一顾：在他看来，德班所谓的丰富的放牧经验，无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概括起来只有几句话：轮番转场，不能在一块草场重复放牧；牲畜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超过草场的承载量……至于他的特殊本领——骨头缝间能感觉到牧草生长的声音，纯属无稽之谈。人怎么能听到牧草生长的声音呢？牧草生长有声音吗？

嘎拉德对德班表现出轻蔑的同时，也对众人表现出懊恼，甚至愤慨。他脑子灵活，善于经营牲畜，拥有可观的牛群和羊群。没有一户牧民的牲畜数量超过他。另外，他还是贩卖牲畜的经纪人，很多牧民的牲畜都是通过他销售到草地外的。嘎拉德能从众人的眼神里看出别人对他的羡慕，甚至嫉妒，但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像众人对德班老人那样的尊重。

嘎拉德在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之后，渴望得到相应的尊重与爱戴。这种欲望随着持续的发酵而变得迫不及待。如果德班老人能参加他的

转场仪式，就是对他的认可。从此以后，就由他嘎拉德主持转场仪式，他保证能寻到一片肥美的草场，保证每一只牲畜膘肥体壮，更能保证每一户牧民在最短的时间内拥有财富。

德班却迟迟没有出现。

嘎拉德有些心神不宁。

有人察觉到了嘎拉德的心思，暗中偷窥。他脸上挂不住了，迈开大步，第三次走出院子。

德班老人坐在毛毡上，头几乎垂到胸前，手里捏着一杆烟嘴，紫檀木的杆身，金灿灿的铜嘴。铜嘴里的烟灰一明一暗间，升起淡蓝色的烟雾，袅袅飘散到空中。烟嘴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至少有百年历史了。烟嘴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破落，反倒越来越精美，因浸了太多的汗水与油渍，熠熠生辉。即使暗夜里，烟杆也能反射出紫檀木富有光泽与硬度的亮感。紫檀木特有的香味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尤其是混合了烟叶的味道，烟嘴总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特殊的味道。铜嘴里挂着一层薄薄的烟灰，用手轻轻一蹭，铜嘴崭新如初，能照出光影来。没事时，德班老人喜欢侍弄烟嘴，用一块鹿皮轻轻擦拭，仿佛又与祖辈相见了，他们畅谈着，畅谈着草地变迁，末了，他总是长叹一声，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愧对祖辈。有时，他把空空的烟嘴含在嘴里，闻到了一股淡淡烟叶的味道，浑身舒服极了。

德班久久地坐在那里，身子一动不动。自从点燃烟叶，他一口也没有吸过。德班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眼前老是晃动着两只浑身血淋淋的羊，它们抬起头，可怜巴巴地注视着他，眼神是那么绝望。

春天里怎么能宰杀牲畜呢？春天孕育着新的生命，也是所有生命体新的一年的开始。牲畜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严寒、狂风、暴雪、狼灾几乎剥夺了牲畜的生命。牲畜原本可以借这个生机盎然的春天恢复体力，补充营养，走向茁壮，可它们来不及享受，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没有一个真正的草地人会在春季里宰杀牲畜！

说到转场仪式，德班痛苦地摇了摇头，事情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





那么简单：转场仪式不只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牛羊成群，草地人平平安安……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轮换草场，牧草得以生息。那是草地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牲畜的爱护。

老人依稀记得过去盛大、隆重的转场仪式：人们尊敬地请来喇嘛，由德高望重的喇嘛主持仪式。转场的前一天，草地人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到了举行仪式这天，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静静地坐在草地上，表情凝重，双目微闭，双手放在双膝上。此时，每个人的心里宁静极了，仿佛看到了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丰美的草地，成群的牛群，幸福和谐的草地人……四周静悄悄的，耳旁回荡着圣经般的诵读声和浑厚的法器声。

转场仪式无疑是庄严、肃穆的。这种氛围深深影响了牧羊犬、骏马、大牛……它们长时间伫立，目视前方，一脸思索。这是人与牲畜空前完美的融合。

现在呢？转场仪式已是大大走样，不再是天与地、人与牲畜的融合，只剩下简简单单的一种欲望：对财富的欲望，对渴求的欲望，对欢聚的欲望……也难怪，草地生活，尤其是游牧草地生活，寂寞单调，枯燥无味。一旦转场到夏季营地，牧民散落到草地的角角落落，很少再有欢聚的时候。趁着没有转场，他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欢聚、放松，以饱满的热情迎接艰苦的劳作。

草地人在渐渐适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淡忘了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每当德班老人提起这些时，大多数人表现得无动于衷，一些人甚至嗤之以鼻。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游牧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甚至都不知道游牧生活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

德班老人坐累了，活动了一下身子，这才想起还没有吸一口烟。不知什么时候，铜嘴的烟叶变成了一小撮灰白的烟灰。老人轻轻磕掉烟灰，把烟嘴伸进烟口袋里。

烟口袋是马皮制的，上面绣着一匹骏马的头像。烟口袋的边缘上

缀着红绳，还有一颗洁白如玉的狼牙。红绳失去了原本鲜亮的色彩，变得暗黑。烟口袋的马皮柔软、发光，上面残留着淡淡的油渍。它见证了岁月的沧桑。

老人盛了满满一烟嘴烟叶，燃着，狠狠地吸了一口，随着空气流动，铜嘴上冒出一团火花，随即熄灭了。淡蓝色的烟雾在德班老人的身体里游走后，又从口里、鼻孔里缓缓地喷了出来。随着一口烟雾散去，淤积在老人胸中多时的郁闷也终于散去了。

恰在这时，嘎拉德走了进来。嘎拉德吓了一跳，挥手扇去烟雾，又看了看隐身在烟雾中的德班，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看来，他今天的举动确实触动了老人。嘎拉德没有想到，老人是如此在乎他。嘎拉德心里一阵窃喜，但又不敢表现出来，一脸毕恭毕敬。

“老人家，该您出场了！”嘎拉德的语气充满了尊敬。

“人老了，喜欢清静。”德班抬起头，瞥了一眼嘎拉德，“你们年轻人去热闹吧。”

嘎拉德好好的心情一下子没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德班又一次拒绝了他！既然德班如此绝情，就别怪他撕破脸皮了。

“我抢了你的风头，你没有心情参加这场仪式吧！”嘎拉德挑衅地看着德班。

“年轻人，还没有到转场的时刻呢。”德班没有抬头，“我的骨头缝还没有听到牧草生长的声音呢！”

“那是骗人！”嘎拉德猛地提高了声音，“无非是用来蒙骗众人，维护你的权威！”

“年轻人，辽阔的天空任雄鹰翱翔，广袤的草地任骏马驰骋。”德班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嘎拉德本以为德班会言辞激烈地指责他，却没有想到，德班再也不说话了，头垂到胸前。嘎拉德向前走了几步，想看一看德班老人的表情，是麻木，还是难过，抑或是痛苦？遗憾的是，他只看到一头灰白相间的短发。



德班老人长时间坐在毛毡上，仿佛眼前根本就没有嘎拉德这个大活人。

德班第三次拒绝了嘎拉德的邀请。

嘎拉德愤愤地走出房间。

嘎拉德早有向德班发出挑战之意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最好的机会莫过于每年举行的转场仪式。嘎拉德不声不响地做好准备，今天早晨突然向定居点里的人宣布他要举行转场仪式。他这样做，无非是想抢在德班之前，搞得德班措手不及。德班参加他的转场仪式无疑是个有力的证明，今年由他嘎拉德主持转场仪式，定居点的牧民跟在他后面陆陆续续转场。这样一来，他就取代了德班，接下来，明年的转场仪式就顺理成章地由他主持了。从此以后，他嘎拉德就是转场的权威，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

每年转场，无论对牧民来说，还是对牲畜来说，都是一次不胜体力与精力的长途跋涉，徒步走到夏季营地，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行程近千里，其间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意想不到的灾难。嘎拉德决定走一条不同于德班，不同于往年的转场路线：他已经雇好了一辆大货车，拉上全部牲畜，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嘎拉德想得十分周密，可千算万算，他没有算到德班会不参加他

的转场仪式。德班不来，他的美好愿望就化成了泡影。嘎拉德没有想到德班的心胸如此狭窄，连分庭抗礼的机会都不给他！都说德班老人虚怀若谷，与人为善，善待草地，善待生命……狗屁！嘎拉德狠狠地踢起一块石子，紧接着传来一声惨叫。石子击中了一只羊羔的眼睛，羊羔顿时血流如注。

嘎拉德看见沥着鲜血的羊羔，终于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天公不作美。黄昏，天空飘来一片乌云，随后下起了雨，雨中夹杂着雪花。入夜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连绵的阴雨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嘎拉德的转场被迫取消。

2. 祭祀

皎洁的月光笼罩了大地。定居点里静悄悄的。

德班老人的房间里依然亮着，两根巨大的红蜡烛把屋子照得亮如白昼。桌子上摆着牛头和羊头，牛角上和羊角上缠着红绸。在烛光的照射下，还有红绸的映衬下，牛头和羊头油汪汪的。无法想象，平凡的牛头、羊头在有了多次非凡经历后，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生命，两双大眼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暗影里瘦小的身影。

牛和羊是去年冬季里宰杀的。德班特意挑选了一头大牛和一只大羊，就是为了留作春季转场用。牛头、羊头用油布裹好，贮藏在厚厚的积雪下面。随着积雪融化，德班又把它们移入地下，转场的前一天才拿出来。打开油布，牛头、羊头新鲜如初。

木其从小河里取来了水，他的额吉（妈妈）点燃了灶火。德班把牛头、羊头放入锅中，没有放任何作料。不一会儿，水沸腾了，翻滚着巨大的水花。水花翻开两次，木其的额吉就抽走了锅底下的柴火。其间，锅是敞开的，没有加盖。





用这种办法煮成的牛羊肉只有七八分熟，也最富有营养。

德班喜欢用这种方式做牛羊肉，无论是在定居点，还是在夏季营地，煮肉的水都来自河里，而且从来不加作料。每次吃肉时，德班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头牛，一只羊，慢慢地吞吃着牧草。

德班忙完这一切，坐在毛毡上，面对着牛头和羊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微微闭上双眼，转场仪式算是开始了。

盛大的春季转场仪式不可能再现了，可德班老人仍要举办属于自己的转场仪式，说“仪式”勉为其难了，说“祭祀”更为恰当。转场仪式虽简单，可程序一样都不能少，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德班感觉有春风拂过身旁，飘向远处。阳光一览无余地洒在草地上。小河金灿灿的，折射出耀眼的光线。牛羊静静地吃着牧草，牧羊犬将后肢当座椅，一脸尽职尽责的表情。一阵疾风吹过，德班睁开双眼，天地间只有他孤身一人，可他并没有感觉到孤独与寂寞。

此时，德班与月夜静静地融合到一起，心情沉寂了。

德班听到有人走了进来，不用睁眼也知道，进来的是木其。木其身材匀称，一头自然弯曲的卷发，古铜色的面庞上镶着一双明亮的大眼，高高的鼻梁，有棱有角的双唇，嘴角倔强地向里凹，嘴唇上生出一层浓浓的短髭。

德班恍惚间看到了木其的阿爸。可惜，木其的阿爸永远留在草地上了。

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家里贮存的牧草有限。木其的阿爸为了节省牧草，不管天气多么严寒，都坚持去野外放牧。一天，他遭遇了极恶劣的天气——白毛风。瞬间，天地被狂风暴雪吞噬了。遇到这



种鬼天气，就连一向温顺的羊也变得狂躁起来——那往往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发自内心的绝望。羊群不再听从主人与牧羊犬的指挥，顺风而逃。这样一来非常危险。风大雪疾，极易形成雪窝。一旦误入雪窝，就有被厚厚积雪吞没的危险。威胁人与羊群的不仅有雪窝，还有狼群。暴风雪中，狼群的嗅觉异常灵敏，一旦捕捉到食物的气息，就会变得异常凶猛。幸运的是，木其的阿爸与羊群没有遇到危险，但人与羊群长时间暴露在暴风雪中，极度的严寒渐渐剥走了他们的体温。虽然他们找到了一块土丘，暂时暖和了身子，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停下来，无论是人，还是羊群，都再也没有站起来。

有人嘲讽木其阿爸宁可舍命也不舍财。殊不知，草地人把牲畜看成自己的孩子，在危难关头，他们像照顾亲人似的照顾着牲畜。事实也正是如此，德班找到木其阿爸时，他怀里抱着一只春季出生的羊羔。羊羔已早于他没有了生命体征。他原来是用自己尚有余温的身体暖和一只身子已冰冷的羊羔。

“额不格(爷爷)。”木其打断德班的思绪，“您睡会吧，我来守着。”

转场仪式虽简单，但德班的态度却极其虔诚，整整守上一夜不合眼。其间，红烛不能熄灭，香也不能熄灭。冥冥之中，上天对德班格外地照顾，每年他都能带领全体牧民寻找到一片最好的草场。

“回去睡吧！”德班欣慰地看着木其，“明天就要转场了，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木其学着德班的样子，静静地坐在毛毡上。

祖孙两人表情平静，目光明亮，注视着慢慢燃烧的红蜡烛，但他们内心一点儿也不平静，随后的转场将充满艰难，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从容面对到来的困难，哪怕是灾难。

夜色渐渐褪去，天空出现一抹橘红色。

德班郑重地收起牛头、羊头，将它们装进箱子里。对它们来说，仪式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它们将伴随着一家人到达夏季营地。

院子里停着三辆勒勒车。勒勒车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生活





必需品和工具是绝对少不了的。这些东西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德班再一次检查了勒勒车，确保没有落下东西，随后缓步走向老牛阿古拉。

这是一头身材高大、浑身被毛漆黑如墨的老牛。每年转场老牛阿古拉都充当主角。从这几天的忙碌中，老牛阿古拉隐约感觉到要转场了。每当有人从身边经过时，它总是微微抬起头，伸出宽宽的嘴巴，喷出一股热浪，目光炯炯有神，追随着人们的身影，好像在问什么时候转场，它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夏季营地。

老牛阿古拉看见德班走了过来，心领神会，竟然主动迈动四蹄向德班走去。老牛阿古拉一边迈动大蹄，一边发出若有若无的声音，仿佛告诉德班，它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德班的眼睛有些发湿。他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老牛阿古拉，而是心有灵犀的朋友、伙伴。老牛阿古拉虽然不会说话，可它的眼睛能捕捉到人的一言一行，能明白人的心思。德班轻轻拍打着老牛阿古拉粗壮的脖子。老牛阿古拉一个漂亮的转身，后尻对准了勒勒车。德班轻轻

抬起勒勒车的车辕。老牛阿古拉仿佛背后也长了一双眼睛，倒退进车辕里，最终稳稳地停住。

一切是如此地顺利。

额木格（奶奶）身体虚弱，即使短时间的站立，也气喘吁吁。她一直注视着忙碌的木其的额吉，一脸愧疚，因无法替木其的额吉分担家务而感到惴惴不安。

额吉看见了，急忙跑了过来，搀扶起额木格。额木格连连摆着手。

乌妮跑了过来：“额木格，你就别添乱了！”

虽然是批评，可在额木格听来，无疑是一种表扬，爬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额木格被额吉和乌妮扶上了第一辆勒勒车，近一个月的行程，她将与德班共用这辆勒勒车。

第二辆勒勒车是额吉的。装了整整一车的东西，根本没有额吉的位置，好像她要徒步走完千里之遥，根本不需要坐下来休息。额吉是一位勤劳、细心的家庭主妇，此时，她除了放心不下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外，还放心不下家里。此去，一走就是多月，谁能保证家里不遭盗窃呢？那可是她与木其阿爸生活了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不，还有两位老人大半生的积蓄。她身上肩负着重任，不能因为她一时疏忽而使家里遭受损失。额吉看了又看，望了又望，仍放心不下。

第三辆勒勒车属于木其、乌妮兄妹两人。毕竟是女孩子，乌妮对美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不知什么时候采来了野花，把勒勒车打扮得像花车一样漂亮。

羊群、牛群聚集在勒勒车后面，如同雕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们忙碌的身影。此时，它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勒勒车身上，似乎知道只要勒勒车一动，它们就可以行动了。对它们来说，夏季营地才是它们最喜欢的地方。

德班最后看了一眼即将启程的大军，忽然发现队伍里少了家庭的重要一员——牧羊犬乌和尔。